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菩薩問明品」，第七正行甚深，法首菩薩偈頌第六首看起：

【如有生王宮。而受餒與寒。於法不修行。多聞亦如是。】

這首偈我們先看清涼大師的註解，這是第五個比喻，「王子飢寒喻，謂王子違王法教，於內起過，故受飢寒。學人亦爾，生在法王教法宮中，行違佛教，起惡惑業，故無慚愧忍辱之衣，寧餐法喜禪悅之味，故飢寒也」。這個比喻的意思很深，實在講，我們現前的同學們，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。這一章裡頭所說的過失，可以說是學佛同學在家出家的通病。

比喻說生在『王宮』，生在王宮這個意思說你所需要的外緣樣樣具足。大經裡頭常講四緣生法，一切法的生起一定要依四種緣。實在說，像《華嚴》跟我們講的無量因緣，但是在講解，講太多就繁瑣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把無量因緣歸納為四大類，叫四緣生法。第一類親因緣，親因緣也很多，一切眾生統統具足，我們每個人阿賴耶識裡頭都有佛種子，換句話說，都有作佛的因，親因緣。《華嚴》說得好，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不但有情眾生有作佛的親因，無情眾生也不例外。作佛的真因是法性，虛空法界剎土眾生都是法性的相分，哪一樣沒有法性？既有法性，那法性就是佛的親因緣。一切眾生也有菩薩的親因緣，再往下緣覺、聲聞、天、阿修羅、人、餓鬼、地獄、畜生，十法界的業習種子我們阿賴耶裡頭統統具足。像倉庫一樣，裡面很豐富，一樣都不缺，親因緣不缺，種子不缺。

現在我們希望哪一個種子能夠開花結果，那自己還要有兩個緣

，這也是自己本身未必會具足，具足是一定的，但是未必在哪一個因上，這個要懂。第一個所緣緣，我希望的。我希望哪一個種子能夠現行，在這一生當中成就，我所緣就緣這個種子的緣。譬如我們希望這一生當中要作佛，這是無比殊勝，那你所緣的不是佛境界，你這個願望會落空，這個比喻就說這個意思，會落空。第二個我們所要具足的緣就是無間緣，無間緣就是決定不能間斷。這兩種緣就是平常我們常常講的「一門深入」，一門深入是所緣緣，「長時薰修」是無間緣，你只要具足這兩種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！王宮是增上緣，就是我們常常講善友，真正是好的善知識，好的同參道友，好的修學環境，讓你在一生修學過程當中樣樣不缺，這增上緣。

四種緣裡面，我們要是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哪個緣最重要？所緣緣最重要。只要有所緣緣，增上緣章嘉大師教給我，我不吝法，我都教給大家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我們遇不到真正善知識，怎麼辦？你以真誠的心、清淨的心，求佛菩薩、求感應，只要你肯求沒有不應的，有求必應。我想求個好老師，真的會遇到，遇不到，我們這個求願的心不夠懇切，我們的業障還在障礙著，業障沒有消除，這是很重要的。業障消除了，有求必應；有求不應，業障。所以，要懺悔業障，有求必應。我要求修學的環境，我要求希望有同參道友，希望常常有善友來協助，真的一點都不假。我是非常感激老師，念念不忘，你們在周邊的同學都看到，我每堂課講課之前我拜佛，我拜老師，我拜護法，我還拜遍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神，我這個心願都到，所以有求必應。

從初發心，初發心我求沒有求別的，老師有了，同學也有了，需要資料，那個時候經書非常缺乏。所以我非常感激香港的智開法師，初學佛的時候他對我幫助太大了，我想求的書，寫信給他，他就會替我找到。一找到很快就寄給我，我什麼時候有錢，什麼時候

才把錢寄給他，總是書先寄到，錢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給他；他知道我還守信用，不會賴帳。這個幫助太大了，確確實實是有求必應。我記得有一部書找的時間最長，差不多找了有七、八個月，他才替我找到，《中觀論疏》，木刻版本的。差不多七個多月的時候我收到了，他這部書寄來了，無量的歡喜。

所以到我自己有能力的時候，我修法布施，這我學印光大師。印光大師一生做一樁事，法布施，十方的供養一分錢都不花，全部用在印經施捨。他辦了一個弘化社，在蘇州報國寺，就是現在所講的佛經流通處，在那個時候非常不容易。他流通的方法有三種，你很富有的，成本流通，我們印這個書，譬如一本十塊錢，照收你十塊錢成本。第二種你比較清苦一點，但是還有一點餘力，半價流通。第三種你確實有能力學，但是非常貧苦，免費贈送，他流通就是三種方法。我們今天這個環境跟那個時候不一樣，那個時候善心人多，對佛教認識的人也多，有心學習的自然比現在多。

現在我們處的這個環境非常困難，不但在中國，在全世界，現在在整個世界上來講，宗教是沒落。也可以說，每個宗教裡面缺少宗教家，不能說沒有，太少了，真正有修有學的人太少了。於是真修行人，社會大眾沒看到，真正講得好的人沒有接觸到，所以就把宗教看成迷信，甚至於聽到宗教，總是敬而遠之。我看得太多！現在我十分了解這樁事情。這麼好的東西，可惜就是世間人不認識，把它看作壞東西，沒有把它看作好東西。所以今天我們把佛教介紹給別人，得雙手恭恭敬敬送給人，人家還未必肯接受，未必領你的情，跟我們當年學佛不一樣。我們當年見到老師恭恭敬敬，真正是頂禮三拜，右繞三匝，向老師請法，現在哪裡有！現在沒有了，現在是整個時代在變。可是真正想學，佛菩薩確實還是要幫助，尤其在這個時代幫助會更明顯，幫助也更殊勝。學人，這學人就是學生

、學習的人，要有智慧，要覺悟，要能體會得到，信心就增長了。

佛門裡面最大部的經典是《大藏經》。我在早年，台灣印《大藏經》，我自己買了兩套，一套《大正藏》，一套是《卍續藏》。

《大正藏》，李老師在台中創辦慈光圖書館，我贈送給圖書館，《卍續藏》現在放在澳洲。以後我有能力，只要錢差不多夠這個數字，我就會買一套送給需要的人。最初是一套一套的送，以後可以買到五套、十套，我記得我送了不少套。到以後我們自己有一個道場，就是台北的華藏圖書館，供養愈來愈多了。世樺老闆來找我，他很想印《大藏經》，但是力量有限，想跟我合作。他說法師，我印一千套，他說：我們世樺印六百套，你印四百套，好不好。這個樣子是什麼？他成本就降低了。我一聽說很歡喜，雖然很吃力，向大眾宣布，這四百套真的就湊出來了。這第一次跟世樺合作印的《大正藏》，第二次也是印《大正藏》。

我記得那個時候，我們連前面自己買的跟兩次印贈的，差不多有一千多套。以後《大正藏》這有涉及到版權的問題，我們不能再印。接著就是台灣印《龍藏》，這也是樁好事情，我們現在也跟人家合作參與印《龍藏》。《龍藏》第一次我們印了一千套，五百套送給中國，就是一九九九年，由中國國家宗教局接受，分送給全國各個寺院道場。所以一共印了兩千多套，這印送的。

最近也有許許多多同修發心來找我印送《大藏經》，好事情，所以我們預定後續印四千套。第一個一千套已經出版，比前面印得好，裝訂、紙張、印刷後勝於前前，我們看得很歡喜。另外還有兩千套，印刷廠給我們講，大概要二〇〇七年我們四千套統統可以印出來，陸陸續續的。後面兩千套我就想應當要加標點，我現在找人在做。《大藏經》沒有標點，沒有段落，我們還是用原文，用圓圈把這個句子圈出來，段落把它勾出來。所以最後的兩千套，二〇

〇七年出版的時候就有句讀了，有句讀、有段落。現在做的有目錄，跟從前不一樣，從前沒有目錄，現在有目錄，檢查非常方便。

所以到二〇〇七年，我們贈送《大藏經》，估計差不多總共送了五千六、七百套，這是最大的數。我們是遇到現在科技發達，印刷方便，成本低廉，所以才能做出這個好事情，在從前那是作夢都不敢想的，緣具足。問題是我們把這個經送給人，有識貨的恭敬禮拜接受；有不識貨的，不肯接受，送他都不要，這我們遇到太多了。我們贈送的處所是遍及全世界，我們通知，哪個地方有需要跟我們聯絡，我們就會把這個書寄給他，現在我們大概還有不少套。法寶不是收藏的，是要提供真正有人去研究、去學習，它才起作用，要有人去讀。

比喻裡面說，這講增上緣，他增上緣是樣樣都不缺，為什麼他還要受飢寒之苦？比喻裡頭，清涼大師說得很好，王子違王法教。王子不聽皇上的教誨，那麼一定受到處分，懲罰他，他才受到飢寒。這是受懲罰，比喻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在清朝宮廷這些記錄裡頭讀到的，前清盛世，最盛的時候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這三朝，這三朝總共就一百多年；康熙六十一年，雍正十三年，乾隆六十年，乾隆還做了四年太上皇。這清朝最盛的時候，宮廷裡面教育非常嚴格。康熙教訓他子孫想得非常周到，二十歲之前只准學經。那個時候的經是儒家的經典，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；學子，子書，《四庫》裡面是經史子集，子書，子書是選讀，歷史，二十歲之前只能學這個，不可以學文學，詩詞歌賦統統不可以學，想得多周到。因為詩詞歌賦裡面有很多是動感情的，而經史裡面那都是智慧、是學問，在這個地方奠定根基，真的那個時候王法很嚴。

用這個做比喻，學人亦爾。我們今天學佛，無論在家出家，真正學佛都稱為學人，也就像這個比喻一樣，生在法王教法宮中。法

王教法宮中就是寺院庵堂的道場。可是現在我們這個寺院庵堂道場變質了，這我們不能不知道。古時候寺院庵堂是學校，規模大的稱寺院，規模小的稱庵堂，統統是學校，所以佛教是教育。

你看看我們在稱呼上，寺院庵堂的主持人稱和尚。諸位要知道和尚只有一個，一個道場只有一個人稱和尚，不是每個人都能稱和尚的。像學校一樣，和尚是誰？校長，總不能有兩個校長。其他的這些老師，老師不能稱和尚，稱阿闍梨，阿闍梨就好像教授，教授、老師稱阿闍梨。所以一般我們稱法師可以，不能稱和尚，和尚只一個人，一個道場負責的人稱和尚。所以和尚沒有男女老少，也不分在家出家，你只要主持這個道場，你就是和尚，這個稱呼要懂得。和尚是梵語，它的意思是親教師，是他主持教學，今天講他主持教育政策。他可以不必跟大家上課，但是課程是他訂的，他安排的，老師是他聘請的，所以整個教育成功、失敗，他負責任，教員不負責任。教員只要我把這一門課教好，政策是在校長，這個稱呼一定要知道。

大的道場裡面還有首座，首座就像我們今天講的教務長，專門管教務的，維那管訓導的，監院管總務的，這是道場裡頭三個叫綱領執事。你們想想看跟現在學校是不是一樣的？現在大學裡面有教務長，有總務長，有訓導長，一樣！所以佛教是教育。跟大家授課的都稱阿闍梨，我們現在講教授，授課的。阿闍梨翻成中國的意思叫軌範師，就是他的道德、學問可以做學生的模範，可以做學生的榜樣。軌範，軌是軌道，範是模範，我們翻成軌範師，稱闍梨，阿闍梨，要懂，你才不至於產生誤會。

可是，從前寺院庵堂都上課，都指導你修行，真幹，現在沒有了；特別是現在差不多將近一個世紀以來，寺院庵堂教學沒有了。早年還有禪堂參禪，還有念佛堂念佛的，其他逐漸逐漸法會多了，

經懺佛事多了。現在的寺院庵堂教學看不到，只看到經懺佛事，只看到法會，所以這個法王教法宮中已經不見了。

我們今天要想學佛有一定的難度，到哪裡去學？現在有很多佛學院，佛學院裡面能夠學到佛法嗎？學不到。我教過佛學院，我感到非常慚愧，教佛學院對不起學生，把學生誤導了，所以從此以後我不再教佛學院。我教佛學院是我剛剛出家，我在白聖老法師的三藏學院教過三年；佛光山剛剛辦學，星雲法師找我去，我在那裡教十個月。以後我也曾經辦過內學院，好像我只有一年我就辭掉了，從此以後我不再教佛學院，我感到非常愧疚。為什麼？佛學院教學的方式不是古時候的辦法，完全模仿現在的學校，那就難了。

而我自己學出來的，我不是佛學院學出來的，我跟李老師學的。李老師用什麼方法？私塾教學的方法，個別指導。他雖然開個班，經學班，學生二十多個人，一個一個教。但是教你這一個人，所有的學生都要來聽課，就等於是旁聽，實際上教就是教一個。他那個時候是兩個人一對、兩個人一對，教講經，一個人是講國語，一個人講台語，上台講好像是一個在翻譯的樣子，其實他們兩個是一樣的講稿，一樣的課程。接受老師教導的時候，這兩個人座位在老師的面前，面對面，其他同學都圍在四周，我們是這樣上課的方法，真得受用。但是我這個方法，我建議給佛學院，佛學院不接受，他說這個不像佛學院，是沒錯，真有效果。所以以後建議幾次都沒有人接受，算了，我也不教。我是很想自己將來辦學用老師教我這個方法，但是始終沒有這個緣分，機緣不足。

我是這樣學出來的，像我這個年齡，這些輩分的人，這些講經說法的法師，統統都是這個方法學出來的。演培法師告訴我的。有一天他請我吃飯，在他道場，我剛到新加坡沒有多久，就是談到講經這些法師。演培法師指著我說，包括你在內，哪一個是佛學院出

來的？沒有一個。那我們是經過什麼訓練？小座複講。我們這輩子的人，這年齡比我大的講經說法的統統都是複小座出身的。這個複小座是佛門的術語，大家都曉得，聽老和尚講經，隔一天你把老和尚所講的講給大家聽，這叫複小座。不能講錯，不能加自己的意思，你可以講漏掉，沒有關係，你不能夠加東西進去。阿難尊者集結經典就是複小座。所以我說複小座是哪一個人帶頭？阿難尊者帶頭。世世代代佛門裡講經這些法師都是這樣訓練出來的。

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是一個星期講一次經，星期三。星期四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複講，把老師昨天所講的重複再講一遍。我們有同學、同參道友，這叫好的環境，我們同學只有七個人，七個人變成一個小班，每個星期四我們七個人在一起，一個人講，推選一個人出來講，昨天老師講的這堂經，你講給我們大家聽。我們聽了之後再研究討論，再對你的批評，你哪個地方講得不合適，因為我們七個人都是學講經的。有師、有友，這樣才能成功，緣具足。這個緣也非常不容易，真正找志同道合，十年如一日，諸位想想看，談何容易？我很幸運遇到了。

在台中的時候，周家麟、徐醒民都是我們這個小班上的。我學《楞嚴經》，得其他六個同學的幫助，他們讓我複講全部《楞嚴經》。所以老師在台中講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我也講了一部。那我講的時候，這六個都是內行人，他們聽，他們替我改正。所以一九七七年，這香港同修邀請我到香港來講《楞嚴經》，我一口就答應了，為什麼？我已經講了一遍，很有把握。有學經教的內行人幫助我改正，所以我講得很輕鬆、很愉快。在香港住了四個月，每天講兩個小時，最初兩個月需要廣東話翻譯，後面兩個月大家聽習慣，不要翻譯了，他們能聽得懂。四個月《楞嚴經》講了一半，沒講完，我的簽證就到期了。



所以緣，所有緣統統具足，這就像法王教法宮中。我們今天到哪裡學？今天要學教，實在講雖然寺院庵堂這個緣沒有了，可是另外一個緣起來了，網路、電視。你看很多法師、大德在電視講經，在網路裡面講經，這對現在人帶來方便，你要怎麼個學法？學一個人的，你才能學成功。如果同時聽幾個法師、幾個大德來講經，那你有問題，那就跟佛學院一樣了，有什麼兩樣？為什麼會有差別？聽的人多，你分心。一門深入，那你是多門深入，多門就淺入，就談不上深了，你看麻煩在這裡。基礎決定是定在一，根只有一個根，不能有很多，一個根會生很多枝葉，一定要是一門。

我學一部經，我跟一個老師，老師不見面也沒關係，現在從網路上、從衛星上，你跟他學。這個老師或者是講好幾部經，我只選擇其中一部，其他的可不可以聽？如果我這一門學得還不錯，其他的可以聽聽，因為是一個老師講的，他決定是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。最忌諱的是你開始學的時候，你跟好幾個老師，佛學院的麻煩在此地。一個星期好多門課，甚至一天你會聽三個老師講，這很平常的事情。一天五、六個小時的課三個老師教，科目不相同，老師不相同。這不是一門深入，這多門。多門說淺入，根本就沒入進去，淺入都談不上，所以只能得到一點佛學常識，佛學皮毛，不得受用。真正得受用，一定要一門。

我們跟李老師這十年，老師教學堅持這個方式，同時學兩門決定不教你，他是一定堅持這一門深入，多次的複習。我們學講經，學這一部經，一部經學會講了，會講了怎麼樣？會講以後希望你連續不斷講十遍，你熟，熟透了才是自己的。這個話要跟古人的標準來比，是大幅度的降低，老師教的這個水平很低，熟能生巧，只要你熟，不求你開悟。說實在的話開悟那個標準太高了，很難做得到。你能夠一門深入，深入之後又能夠重複講十遍，已經是非常非常

難得！

那麼沒有契入，縱然你講了一百遍，講了兩百遍，你的煩惱習氣沒有斷，你還是個凡夫。這就《華嚴》的標準，為什麼？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跟經教不相應。我們修學淨宗，同學們一定要牢牢的記住，淨宗最高的指導原則是世尊所說的「淨業三福」，這最高的指導原則，你要統統能落實你所修學的。落實在哪裡？落實在「孝養父母」，落實在「奉事師長」，落實在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你要做到才行。佛在經上怎麼教你的你怎麼學，你怎麼做你才會得受用，你才會入佛的境界，轉凡成聖。天天在轉，年年在轉，久而久之，不知不覺的，真的就轉過來了。

有這個第一條，再提升到第二條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，再提升「發菩提心」，你這個心真的起來了，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正覺心、慈悲心，不要人勸，不要人教，自自然然起來。為什麼？那是自性裡頭本來具有的性德。「深信因果」，對佛所講的一絲毫不懷疑，修因證果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報。「讀誦大乘」，這個時候的讀誦大乘是廣學多聞，不是一門深入，一門深入在前面。前面兩條是一門深入，第三條是廣學多聞，菩提心相應了。末後一句「勸進行者」，就是為人演說，你要幫助別人，不幫助別人這不是菩薩。所以你看十一句裡頭，十句是自修，最後一句教你為人演說，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，由這個辦法入不二法門。

我們這裡最重要的，我們今天學佛，無論你學哪個法門，無論你跟什麼人學，行違佛教。你的起心動念，你的言語造作，跟佛在經典裡面教導的完全相違背，你還是起惡惑業。惡是煩惱，惑是迷惑，惡惑業就是貪瞋痴，貪瞋是惡，痴是迷惑。所以這一句你還是會起貪瞋痴慢疑，你還是會有嫉妒、障礙，所以你沒有慚，沒有愧，不能忍辱。下面這是寧餐法喜禪悅之味。這個寧不太好懂，寧餐

，我們換句話你就好懂了，沒有，沒有法喜禪悅之味，有法喜禪悅好！這個寧在此地是個問號，你沒有嘗到法喜禪悅之味，所以比喻作飢寒，故飢寒也。我們學佛頭一個所得到的就是法喜、歡喜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真的生法喜，有禪悅，我們講精神上的享受，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。這首偈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諸位同學，請坐。我們接著看法首菩薩偈頌第七首：

【如聾奏音樂。悅彼不自聞。於法不修行。多聞亦如是。】

清涼大師為我們開示的是「聾樂悅彼喻，喻不解自說失」，比喻這個，「謂夫真說聞者，必忘說聞，逐語而說，為自不聞」。這註解的意思有相當的深度。盲聾瘡啞很容易明瞭，盲聾瘡啞是很不幸，我們現在社會上稱為殘障，這是非常值得人同情、憐憫的。殘障裡面的人也有很多很有智慧，很值得人尊敬、讚歎的。我在國內國外都參觀過盲聾人的學校，在今年中國農曆年好像是元宵節，北京有個盛大的晚會，晚會裡面有耳朵聾的，完全沒有聽覺的，表演一個非常精彩的千手觀音，得到全體觀眾的讚賞，以後把它選作第一名。這個學校我去參觀過，非常難得，演得非常精彩，這些人都很聰明，很懂禮貌，我們看了確實生歡喜心、生尊重心。

『聾奏音樂』。這個學可不容易，他自己聽不到音聲，要能彈出一首曲子讓別人聽到歡喜，很不是一樁容易事情。菩薩用這個做比喻，『於法不修行，多聞亦如是』。有一類的人多聞不修行，犯了像他們這樣相同的毛病，這個毛病比喻對於經教不了解。這要怎樣才能了解？必須要修行才能了解，行裡面才有心得。你要不能依教奉行，你所說的全是別人的，這儒家也說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。

那麼學講經，我們完全參考別人的註解，加上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意思怎麼樣？完全把佛菩薩意思解錯！你不加自己的意思，完全

遵照古人註解來說，說錯了，是註解那個人他錯了，你沒有錯。你加上你自己的意思說錯了，那你要背因果責任。說老實話，古大德的註解能夠流傳到後世，至少經過千百年人。如果唐朝時候的，隋朝時候的，南北朝時候的，距離我們現在總該是有一千五百年以上，這當中多少人看過這些註解，還能夠流傳下來，一定有道理，他註解得沒錯。如果註解有錯誤的話，早就沒有人傳他的，都把它拋棄了。

承傳不是一樁容易事情。古時候，在唐朝時候印刷術還沒發明，所有這些書籍的承傳靠手寫。中國的木刻印刷宋朝時候才發明的，但是木刻成本也非常高，古人這些東西，有人把你刻出來印刷流通，那都是對你很尊重，很有價值。所以著作的人，你就曉得他一生著作有多少，流傳給後世有多少，精彩的精彩人家才把你刻版流通，其次再其次的都淘汰掉了，留下來全是精華，人人看到歡喜，人人讚歎的，你說多難得。那都是什麼？自己真實的功夫在裡頭。

所有古大德的註解都是他自己學習的心得，學習的經驗，學習的成果，真正可以提供後人做參考的，不是他自己隨便說的。我們今天有沒有學習的心得？有沒有學習悟處的經驗？自己確確實實有沒有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像前面所說的法喜禪悅？法喜禪悅都沒有得到，你怎麼能說？沒有法喜，沒有禪悅，就可以斷定你對於佛的教義不了解，或者說你了解得不夠深刻，這是一定道理。了解得不深，了解得不徹底，隨自己意思來說，哪有不錯的道理？可是自己曉不曉得？自己決定不曉得，以為自己是對的，別人是錯的，貢高我慢。學佛學什麼？學覺悟，自己覺悟之後，要幫助一切人覺悟。

我們這個小道場是講經教學的道場，我們九樓有一個祖先紀念堂也是教學的道場，教什麼？教人敬祖先。孔夫子在《論語》裡頭講得好，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，建祠堂就是慎終追遠。每個人

對於自己老祖宗，千萬年的祖宗還念念不忘，心地多厚！風俗淳厚就是從敬祖先、孝父母、尊師長而來的，所以祠堂是提倡孝道的。

中國過去每個縣市一定有三個建築，第一個是祠堂，每家有每家的祠堂。現在祠堂廢除了，我們建萬姓先祖紀念堂，每個家庭私人的祠堂不要了，共同建一個，這有必要。如果沒有了，用什麼東西來提倡孝？孝道沒有了，不得了，家就不像家，父子不和，夫妻不和，兄弟不和，原因在哪裡？沒有孝道。我們希不希望看到這個社會一切都不和諧，人人都自私自利，各個都對立，願不願意看到這個現象？這個現象是最近這個世紀才發生的，演變到現在非常嚴重。再想想從前那個社會那麼樣的祥和，什麼原因？孝道。孔孟常常讚歎堯舜，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。孝，敬長，孝順父母，孝順祖先；弟，怎樣跟長輩、跟同輩和睦相處。這兩個字孝跟弟做得最圓滿的，絲毫缺陷沒有的，堯舜，所以孔孟對他讚歎到五體投地，仰慕，向他學習。祖先紀念堂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希望學佛，學佛是一樁好事情我們知道了，這是世間最圓滿的教育，我學了這麼多年有一點體會。我看到全世界許多國家，許多族群，許多宗教，我在這裡面體會到中國人的老祖宗確實智慧最高，發明的文字，文字是智慧的符號；發明了文言文，承傳最好的工具，永遠不容易變質，你說這個工具多好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；最懂得教育，中國人教育它的特質、特色是家庭教育，全世界沒有的。

家庭教育的對象是未成童之前，童子。成為一個童子七歲，成為一個大人二十歲；二十歲叫成人，七歲叫童子。七歲之前，未成童之前那個教育比什麼都重要，中國諺語裡頭常說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。從孩童的時候教就等於天性一樣，養成習慣要在七歲之前。養成良好的習慣，一生都不會改變，中國人懂得，中國人

非常重視，所以母親最偉大。孩童的教育是母親教的，父親要忙於工作，要忙於養家，跟兒女接觸的時間少，母親是一天到晚照顧小孩，尤其這麼小的小孩不能夠離身邊的。起心動念、言語動作都給小孩做最好的榜樣，他從小就看到，自然而然他就學會了。

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；社會教育廣學多聞，成就才藝；宗教教育是達到最後的圓滿，特別是佛法。你看「雍正皇帝上諭」就曉得，他對儒釋道三教可以說精通，他真修，他真幹。佛教我們接觸到之後，曉得這麼好的教育，我們也要拿它來供養給祖先，讓祖先也不寂寞。我們念佛堂天天播講經的錄相帶，天天有很多同學在裡面念佛供養，這是大孝！有人懂得，懂得他讚歎；有人不懂，不懂他毀謗，這個果報是屬於他自己，所謂各人因果各人負責。

我們的道場大家都知道，接受十方供養，報答十方施主、報答十方護法，我們這裡供養牌位不收錢，跟一般道場不一樣，我們這邊所有一切法物也不收錢。今天上午我去參觀書展，大概書展裡頭不賣錢的只有我們這一家，我們的書展是贈送的不是賣錢的。今天我去看了一看，我也買了一套書，清朝的歷史，是中國大陸出版的，因為我們《四庫全書》裡面、《薈要》裡面沒有清史。我以前有一套放在澳洲，今天很難得遇到這麼一套。所以不用錢買的，只有我們這一家。

學佛談何容易！正如佛在《無量壽經》上所說的，如果不是往昔無量劫中修福慧，這一生當中擺在你面前，你也不會留意。就像這經上所說的不解、不聞。所以這點我們自己要曉得，要珍重自己這一生的緣分，這個緣分無量劫難遭遇。這開經偈上講的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你知道嗎？彭際清居士講的「無量劫來希有難逢之一日」，今天我們遇到了，怎麼能不珍惜？真正明白、覺悟他珍惜，

不明瞭，不覺悟，他不把這樁事情看重，疏忽了，這都是屬於愚痴、無知；如果再要批評，再要障礙別人，這過失大！

《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》裡頭講得很清楚，你要是障礙別人的法緣，果報是生生世世愚痴，那就太可憐了。造業的時候很容易，受果報的時候太苦太苦！果報沒有現前，造業的時候迷惑顛倒，不知道果報可怕；果報現前後悔莫及，太遲了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。我們自己遇到了，明白了，珍惜。就像從前有一段時期，一般人批評夏老居士的會集本，有很多同學勸我要表態，我只說過一句話，「天下人統統反對，我還是依教奉行」。什麼原因？這個本子是老師傳給我的，沒有傳給你，你可以反對，傳給我的。傳給我的我如果要反對，我的罪名就成立，背師叛道。你看「孝順父母，奉事師長」，這兩句我就完全違背了。老師這個本子傳給我一個人，經本在我手上，所以天下人反對沒有關係，現在民主自由開放，誰也不能干涉誰，可是因果各人背；我遵守，我依教奉行，我絕對沒有疑惑，絕對沒有後悔。我說我只能說到此地，其他的我就不能再說了。所以我依舊還是講這部經，依舊還是讀這部經，依舊還是依教奉行，沒有改變過。

我們跟一個老師學，對這個老師沒有信心，那你何必跟他？那你跟他就錯了。跟定這個老師，一生循著老師的路子去走，走錯了，老師要負責任。做老師不容易，你自己走錯路不要緊，你把別人路帶錯了，你要負責任的。斷人法身慧命比斷人身命的罪不知道要重多少倍。斷人身命無所謂，人家常講，四十九天他就投胎來了，二十歲之後又是一條好漢，這的確損失不大。那個聞法的機緣，尤其是聞到正法的機緣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不是生生世世你都可以遇得到的，這個機會太難太難！這一生好不容易遇到了，你在當中批評，讓聽的人對這個法、對老師喪失信心，你這個罪多重，這是墮

阿鼻地獄的罪業，不可以，決定不能做。批評不是那麼容易事情，你要不是透徹，真正這個人說得不如法，你能把他帶出一條更好的道路，成就他，那你有功；你如果沒有這個能力，你把人家學佛的途徑迷失了，你的罪過就重了。造業很容易，果報現前難了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。

尤其此地說到「不解自說失」。解一定要通過行證，證明你的解是正確的，證明你的信是沒有錯誤的，這個時候才能說。所以後面大師說得很好「真說聞者，必忘說聞」。說聞是即相，必忘說聞是不著相，就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，真說真聞。真說是什麼？真說是無說，真聞是無聞，完全跟法性相應。這是什麼境界？華嚴境界。華嚴境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境界，至少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，這兩句是講的法身菩薩。沒有證得法身，一定要遵循經教，不能加自己的意思。

這個地方「逐語而說」，就是我們一般講的「望文生義」，看到講，以為是這樣的，這就是「為自不聞」，哪有不說錯的道理？哪有不誤導眾生的道理？現在這個社會我們非常清楚，自己體驗太多，看得太多了，現在的人聽騙不聽勸，認假不認真。這是我們感覺到非常遺憾，也正是經典上常常說的，佛常常講的「可憐憫者」，真的可憐。正法不知道，把正的看作邪的，把邪的看作正的；善知識也不知道，把真善知識看作假善知識，假善知識看作真善知識，虧吃大！你了解現實狀況，我自己覺得自己特別慶幸，在這個時代裡頭，這樣環境裡面，我還遇到真善知識，還遇到正法，還遇到最殊勝的《華嚴》、淨土，我要珍惜自己，所以我五十四年沒有中斷。

今天有道友告訴我，說某個法師自己說，他講經說法超過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他大概講經說法有五十多



年。我給這位道友說，他沒有超過。他說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天天講，你是不是天天講？你不能說，我一年講一個星期，我五十年都沒有中斷，我講了五十年，那不行！人家四十九年天天講，比不上，怎麼比都比不上。那我講經，我從三十三歲開始講經，講到今年四十七年了，我再兩年能趕上釋迦牟尼佛嗎？趕不上。釋迦牟尼佛一天講八個小時，我一天講四個小時，現在到這個地方來，大家要我養養身體，講兩個小時，那怎麼能比？人家每天講八個小時，所以留下來的典籍這麼樣的豐富。我們講四十九年，留下多少東西？怎麼能跟人比？量比不上，內容也比不上，這個話不應該說，說這個話狂妄。

你活的年歲比釋迦牟尼佛活得大，可以。釋迦牟尼佛七十九歲走的，我們中國算虛歲八十歲，實際上七十九歲走的，孔老夫子七十三歲走的。你今年活到八十、九十了，你比釋迦牟尼佛壽長，可是你講經的時間比不上人家。人家真正開悟了，大徹大悟，你悟了沒有？不要說大悟，如果你有小悟，我相信你一定很謙虛，你絕對不會說這個話。中國人的諺語所說的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。佛法，你真有功夫，貪瞋痴慢沒有了。不要說佛，阿羅漢見思煩惱就斷了，從這上來講，我們能比誰？比須陀洹也比不上。

須陀洹八十八品見惑斷掉了。第一個是身見，須陀洹絕對不把自己這個身執著是我；我們今天對這個身還執著，我！你怎麼樣能比得上人家。須陀洹決定不墮三惡道，雖然思惑沒斷，出不了三界，他在三界六道裡面只有人天，人間天上七次往來，思惑斷盡就超越六道輪迴，聖人不是凡夫。我們能跟人相比嗎？大乘《華嚴》是圓教，初信位的菩薩斷證的功夫跟須陀洹相等，智慧、福德比須陀洹大太多了，初信位的菩薩。我們今天接受人家的批評，一肚子不高興，要兩、三天氣才能消掉，這怎麼行？讚歎你幾句就歡喜得不

得了，一點委屈都受不得，都不能接受，道道地地的凡夫，煩惱習氣一分都沒有斷，怎麼能跟人家相比。所以這首偈要用一般的話來說，記問之學，孔夫子說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。

我們在講席裡頭也常常勉勵同學，特別是發心學講經的同學，一定要著重實行。把經教的道理變成自己的思想見解，經教裡面的教誨統統變成自己的生活行為，你真的落實、真的做到，這才叫學人，這才叫學佛。實實在在講哪個人不想學？哪個人不想做？可是偏偏做不到。這是什麼？煩惱習氣太重，佛家的術語說業障太重，業障一定要消除。業障不消除，不但學佛不能證果，連開悟都沒指望，悟門被業障堵死了，你不能開悟。消業障，不是念念懺悔偈就消業障了。懺悔偈是沒錯，光念不解義，不相應。用什麼方法才真正能夠消業障？用《弟子規》，用《十善業道》。不要求得太高，就是這兩門東西真正把它做到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頭，念茲在茲，真幹，那你就有真大利益。

縱然佛法不解，沒有遇到殊勝的緣，不解，沒有善知識指導，你能把十善、把弟子規做到，決不墮三途，來生得人身，一定比這一生福報大、智慧長，肯定的。如果修得好，弟子規、十善能幫助你生欲界天，完全看你的功夫。欲界天有六層，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這六層天你有分。如果你只有說沒有行，那你就沒有分，來生的果報還是隨業流轉。

說到隨業流轉，你想多可怕，一念不善的心，一句不善的話，一個不善的行為，都是幫助你墮落三途。三途業因很複雜，最重要的一個業因就是貪瞋痴慢疑惡見，佛家講的六個根本煩惱。那我們想想，我們從早到晚，晚上睡覺之前好好反省一下，我今天一天思想、見解、行為與這六條相不相應？貪欲，瞋恚，愚痴，對於聖賢教誨懷疑，傲慢，不善的見解。如果與這六條相應，那我今天這一

天造的是什麼業？三途業。我們的反省，這一天果然與十善業相應，與《弟子規》相應，沒有違犯，那我們今天所造的業是人天福報，這不難。難在什麼？你有恆心，你有毅力，天天幹，認真的幹，在這上奠定基礎。我勸同學認真努力幹兩年，兩年當中務必遠離十惡，養成十善，落實在《弟子規》當中。這兩年的功夫我們就脫離了三惡道。你相不相信？你要不相信，那你就有懷疑；你相信了當然你就沒有疑惑，你就會真幹，我不想墮三惡道，我想來生比這一生還要好。

人，特別是到晚年六十歲以後，自己清楚自己這一輩子過去了，再往前看遠一點，遠一點是來生。六十歲之前在這個社會上叫迷惑顛倒，沒有想到將來的事情。一退休之後，來生的事情就浮在面前了，這一生已經過去了，我要為來生打算。人要想到來生，就會知道斷惡修善有此必要，積功累德值得我們認真去做。年輕時候放不下的，這個時候也知道要放下了，為什麼？帶不去。再仔細想想，你小時候的玩伴，青少年時候的同學，踏進社會有很多你的長官、同事，你的親朋好友，現在還有幾個人在世間？如果我們常常能想到這個問題，你對這個世間自自然然意冷心灰。意冷心灰是消極，消極不是辦法，佛法的教學不是消極。

說佛法消極，從前李老師也講，人家說佛法消極，他老人家說得好，消極有兩面。你看看世間年輕人對於善法他消極，他不孝順父母他不孝，尊敬師長他不敬，修養道德他不修，這就是消極！學佛人也消極，哪一方面消極？色情暴力不做，殺盜淫妄不做，爭名逐利不做，貪圖五欲六塵享受不做，是消極。你看一般人學佛怎樣？他連肉都不吃，消極。所以消極是兩說，你說我消極，你也消極，你不能單單說我，這裡頭有善跟不善。學佛對不善消極，對善積極；那些說我們消極的人，他對善消極，對不善他積極，果報

不一樣！所以聽話要明白不能糊塗，自己清清楚楚，解答給別人聽，讓別人也覺悟，這就幫了他的忙。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麼？生活得快樂，人人都想，為什麼你活得那麼苦？一生都能在快樂當中生活，這個人有福。

快樂，不是有財富你就得到快樂。有財富的人，苦不堪言，不快樂，我見過的很多，出門還要保鑣，不自由，住的地方警衛森嚴就像坐牢一樣，哪有我們這種貧民自在，想到哪裡就到哪裡，沒有人偷你，沒有人搶你，沒有人想害你。所以，富貴人他並不樂，富貴真的不如貧賤樂，貧賤人如果學了聖賢書，真快樂，你給他富貴他都不要。為什麼？那麻煩。錢多了，小偷目標鎖定你了，強盜也鎖定你了，麻煩多，天天擔心受怕。什麼都沒有，睡在那裡沒人理你，你說那多快樂。你得要想通，要想明白，人活在這個世間要過得快樂，每天吃飽穿暖了，有個小房子可以避風雨，多快樂！萬緣放得下。

我們這樣活在這個世間，就給很多人做榜樣，就給很多人做樣子、做模範。我以前住在美國，我們的鄰居對我都很羨慕，為什麼？每一次看到我們，總覺得我們非常歡喜，都滿面笑容。所以他有的時候來問，你們為什麼活得這麼快樂？我們告訴他，我們學佛，佛教導我們生活一定要快樂，對人一定要真誠。他來問，我們就可以講給他聽，所以，形象就度了眾生，自行化他。用形象、用事實，不必用言說，更不必用辯論。用辯論那就錯了，大錯特錯，沒有什麼好辯的，我活得這麼快樂，你能夠像我這麼快樂，不就好了嗎？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